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鑑 第十五回 迎秋 染病

話說媽娘想作迎秋會，站了一時，回來到引香房裏坐下，引香說：「我今日得罪你了。」媽娘說：「大奶奶之言，誠為藥石，當銘心不忘的，怎麼說到得罪？不過是我一時心煩，未等說完我就走了，倒是我得罪你了。祇是法語之言能無從乎？卻要改之為貴，不知我可能改不能改，這卻連我自己也不能定，倒怕真負了你的心。」說著坐了一時，天已晚了，引香說：「我今日心裏不快，你到那邊歇去罷。」媽娘說：「使得。」又坐了一時去了。到了拾香房裏，拾香說：「你怎麼不在那邊，莫是我姐姐怪你，把你趕出來了？」媽娘說：「不是怪我。」說著就嘆了口氣。拾香說：「姐姐之言也非無理。」媽娘說：「我豈如此糊塗，不知話之好歹？你想想他們幾個，如宜人、阿黎、娉婷，這幾個的來路你是知道的，他們也可謂心如金石，當初我一見他們就兩下裏如此纏綿，竟到了不能解的地位，這就可信他們是能共安樂即能共患難的了。」拾香說：「他三個且無論你花許多銀子，就是你的心也是費盡了。」媽娘說：「我有個識英雄於風塵的眼光，這幾兩銀子算甚麼？世上薄情的人未必無情，多是因這幾兩銀子慳慳吝吝，所以‘情’之一字就不知為何物了。即如你家姐妹兩個，我以先在芙蓉花下任你兩個奚落，豈真我是個呆子！祇是這惜花之情太重，所以就叫我狗是馬，再等而下之，是魚是蟹我都願意。」說著拾香笑起來說：「你方纔說你不呆，這呆話又出來了。」媽娘說：「且莫講這些事了。我跟你商議明日作了迎秋會，你自然是去的，不知大奶奶可去不去？你可能替我代請一請？」拾香說：「你怎麼拿的穩我必去，我明日偏不去。你自己不敢去請客，我又不是你的小價，如何叫我去請？若是不去，你可能叫你們大奶奶來請我？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是我說錯了，我先負荊請罪。」說著又作了一個揖，把臉伸過去說：「請二奶奶打著問他還混說不混說了？」引的拾香大笑說：「你嘔死我了，那富春姐姐祇怕就是你這樣嘔死的。」媽娘說：「你倒公道之至，還想給前人出氣，我這個臉更是該打的！」說著笑了一時。一時用了晚飯，又坐著談了一時明日迎秋的話，就歇了。

到了第二日，一早媽娘起來，催著拾香去向引香說了，一齊都到亭子上去了。一時宜人幾個都來了。媽娘叫人將席擺上，席擺了，媽娘出了亭子，向西作了一揖說：「此間有一薄酌，請你這秋到裏邊一談。」引的大家笑了，一會媽娘進了亭子，坐下同引香、拾香、宜人幾個飲了一會酒，媽娘就斟了一杯送在上面空座上，說：「你這秋年年來的，卻是何意？說你有情，你卻把柳葉催黃了，蘆花逼白了，把菊花、芙蓉、桂花都促著急急的落了，又把楓葉、柿葉都叫他變紅了。你還怕人不傷心，又特特的把風颯颯的吹來，叫人冷冷清清；把雨霏霏的下著，叫人淒淒涼涼。我勸你不如早些回去罷，你又不肯。若說你無情，你又慣會動人的心，使那宋玉悲秋、杜牧傷秋、那老工部也不免有些酸心無奈何了，反作了個《秋興八首》。你這秋，我說你的可是不是？祇怕你沒的說了。」說著長嘆了一聲說：「噯，人生如夢，今年迎秋，明年送春，不知不覺就雪上少年頭了。」說著就嗚嗚咽咽哭起來了。

正在哭著，忽然向後一仰，一下跌倒。引香幾個連忙扶起，叫著不應，就立刻連椅子抬著抬到引香房裏，娉婷、雁奴兩個架到床上，引香說：「慢慢放下躺著。」宜人說：「不可平放著，爺是一時傷感太過，氣痰上壅，放下就了不得了。」向著娉婷、雁奴說：「你兩個快些上床，在後靠著，爺坐在床上罷。」引香又忙著叫丫頭去回老太太，宜人說：「暫且莫回，老太太年紀大了，聽著祇怕一頭不了又一頭了，俟稍定一時，等爺能說出話來再去回罷。」引香祇得依了。看著媽娘臉上黃如金紙一般，引香、拾香叫著不應，娉婷、雁奴兩個在後靠著，引香、拾香兩個拉著他兩隻手摸著脈，那脈先則亂跳，後則微微一動，引香、拾香說：「祇怕是不中用了。」就放聲大哭，娉婷、雁奴也是大哭，娟、姮、關、窈、阿黎、么鳳在地下站著俱是大哭。宜人高聲說：「莫哭，病人原是從傷心得的病，再聽著哭更是要傷心了。」無奈哭聲太多，一時再叫不應，宜人沒了法，祇得勸住引香，在耳跟前說了一會，又勸住了拾香，也說明了，又勸住眾人，纔各各住了哭聲，一齊望望媽娘。又過了一時，媽娘的臉微微一紅，眼微微一睜，就喉中哇然一聲吐出幾口痰帶血來。宜人說：「好了，阿彌陀佛！」引香、拾香問著可吃茶，媽娘搖搖頭，引香又叫娟姐去燉人參膏子拿來，娟姐去了。媽娘又嘆口氣把眼閉著，宜人說：「爺倒是靜養靜養好，此時可以躺下了。」娉婷、雁奴就輕輕將媽娘放下睡好，宜人又向娟姐說：「你去回老太太知道，祇說爺是偶冒風寒，不可太說重了。」娟姐答應著去了。鄭氏聽說，連忙一手扶杖，一手扶著丫頭來了，娟姐在後跟著也回來了。到了明月清風廬，進了裏間，問媽娘是怎麼的，此時媽娘心裏已經明白了，聽鄭氏問他，他就說：「沒甚病，不過是涼了。」鄭氏坐了一時說：「可用請郎中吃藥？」媽娘說：「不用。」鄭氏又坐了一時去了。媽娘雖然病減了些，祇是閉著眼翹睡。過了十幾日，依然是。

一日，引香、拾香因他父親來家了，家裏來接，鄭氏說：「媽娘這些時也好些了，你兩個回家去看看罷。」引香、拾香見了媽娘，向媽娘說了，媽娘說：「你們回去替我請安罷，我不能去。」引香、拾香答應著去了。祇有宜人在屋裏，媽娘向宜人說：「你知道我這病因何而來？」宜人說：「是為亡的奶奶而來。」媽娘說：「固然由此而起，然我之心卻不專在這裏。我想天下沒有不死的人，富春既然可以先我而亡，如你們這兩位奶奶，就是你們幾個，又能常像個個是白髮到老的嗎？你們這些人的心，我卻知道不是那樹倒猢猻散的樣子，我如今病著不能全好，你們依是照舊待我，‘士窮見節義，世亂知忠臣’，這纔見你們的真心。最可恨的天下的人向暖的不肯向寒，你看那也有在一處天天親熱的了不得的，一旦失了勢，那玉山傾倒他就不問了，或者倒翻過手來推他一下也未可定。你們這閨閣中人，雖不讀聖賢之書，依我看來，前日我得病的時候，你們那樣的悲傷；我就是死了，得你們慟哭一場，這也是你不負我，我不負你了，可以令世上鬚眉男子聽著，叫他慚愧無地。前日大奶奶勸我的話，與亡的奶奶臨終的囑咐說‘惜花的工夫不可太省了’，卻大不相同，可見人心不同。這大奶奶那知我惜花的心腸！」宜人說：「大奶奶之言卻也不錯。」媽娘說：「錯是不錯，然不為我之知己。」正在說著，丫頭來說：「老太太叫宜姐。」宜人說：「這屋裏沒有人。」說著恰好娉婷、雁奴來了，宜人說：「你兩個在這裏給爺作伴，我去看老太太叫我作甚麼。」宜人去了。

媽娘叫雁奴、娉婷扶他躺下，又叫他兩個坐在床沿上，媽娘說：「我如今是樂境變成苦境了。」說著那嗓子就說不出來，停了一刻，哭著說：「可憐誰知道我的苦，我這苦卻是叫我自己也說不上來的，祇好啞子吃了黃柏味，自己有苦自己知了。」娉婷也哭著說：「爺的病是不久就好的，何必傷心？」媽娘說：「病之好與不好，我卻不問他。祇是這心病難醫，虧著有你們幾個，尚不是鑼鼓歇了、戲場散了的人，仍是把我時時放在心上，這也不枉我素日愛你們之情，你們也是報答我了。」說著又哭了一會，又向雁奴說：「你可想你姑奶奶？」說到「姑奶奶」三個字就聲淚俱下，雁奴也是哭，娉婷在旁邊給媽娘拭著淚也是哭，雁奴說：「姑奶奶可恨死的太早了！若是留下個哥兒、姐兒，也可給爺寬寬心，可憐竟是梅花開了一樹空花了。」媽娘聽到這裏，更是慟不可言，哭著說：「總是我沒福，連累了你姑奶奶了，還說甚麼？」

正在哭著，宜人來了，媽娘止住了哭，問他：「老太太叫你作甚麼？」宜人說：「老太太說他老了，家裏的事也多，外面雖有李大爺照應，內邊總要我煩心，你們兩個奶奶也未必能操這個心。我看你這孩子還可以中用，你又識字，又通個文理、算盤都是會的，定事交給你罷。爺想想我如何能有這樣才幹，這是老太太的命，我也不敢不遵，祇得受下了。」媽娘說：「老太太自然看你可以承當的，纔交給你，你受了這責任，老太太天天可以靜養靜養，也是你替我盡了孝心了。」說著引香、拾香回來了，進了屋坐下，宜人又將老太太的話告於他兩個知道，說完又到上房去了。不知媽娘之病好了沒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